

# 新時代的教育

澤柳清子著



003521.6

新  
時  
代  
的  
教  
育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新文化運動的概觀	一五
第三章 新文化與教育	三七
第四章 新教育思想的實施	五一

## 第一章 緒論：真的人生哲學

幾百年前英國的培根曾說道：不能解脫偶像便不能澈底的探求真理。從那時起，對於這句格言衷心服膺，反復講論的不能說沒有幾百人吧？然而真能超脫偶像，見到人生的有幾個人呢？人們常把「過去」的空殼背負着，僅僅的從這一個殼裏攢進那一個殼裏去探求人生，人生終於被偶像所誤。可悲的事還有比這個更甚的麼？

當蓋立留倡地動說的時候，一般神道學者大爲反對。他們的理由是：「神住在天上；如果地球真要迴轉，那末，必定有一個時候

人類的屁股向着天的上帝，屁股向着神的人類而幸能逃脫神的懲罰，世界上萬無此理。所以地動說甚是錯誤。」

歐陽中書時任文島學生因為發見太陽中有黑子，以為不可思議，去問先生。先生連太陽也不看一看，一徑跨進書庫，檢出亞利士多德的書從頭至尾一頁一頁的反復閱讀後，仍然拔着面孔，很嚴重的對學生說：「亞利士多德沒說過太陽中有黑子，所以太陽中應該沒有黑子。」

人們雖不盡能鑄成如此其甚的大錯，然常被種種偶像所攝取，所支配，所擺弄，却是不可掩的事實。我們以為普通的知覺或經驗是確切可靠的。然稍一省察就知道此種理想多與事實相反。這實在

是很驚異的。凡外界的刺激和感覺，與其說它構成各種正確的知識，勿寧說它喚起代表知識或記憶的概念。

關於此點，研究得最宏博而深刻的，有佛國的伯格森。他會著 *Matiere et Memoir* 一本書，說得很有精彩，頗可一讀。

如此，人們對於許多方面雖常自以為有種種理由，而偏見和偶像終於不能免掉。況且人生本有各種各色的經驗互相錯雜；再加上人為的或流傳的對於偶像的概念，人類精神的活動自然漸次失却自由了。

使人信仰偶像的一切事物不外乎宗教，道德，教育等等。不拘你本來有無宗教心，不知不覺之間就讓你信仰了特定的宗教信條

了。宗教阻害人的自由就在這一點。以特定的教育漸次注入青年的意識中把他們造成了一種特定的人物，這就是教育！以特定的道德隱約的束縛人們的行爲，把人們弄得像囚犯一般，這就是道德！譬如婦人必要無條件的服從三從七去的規範，硬要算是道德法律。正當與否全沒有考量的餘地。在這樣男子專權的社會裏，男子宣傳奏效，女子就完全變爲一種道德的犧牲品。社會的進步在那裏呢？

於此可見以白紙一般的純潔看待這個世界，是不可能了。人們對於一切都是先入爲主。若要想在他們思想習慣以外另開一個新境界，實在是難的很。人們往往以爲對於個人的真理就是對於一個民

族或一個特殊階級的真理。所以遇着兩個階級利害相反的時候，佔優勢的就拿它自己的那種特殊的傳統的思想 and 習慣對着居於劣勢的儘量去宣傳。這種宣傳的成功，便是前者加於後者的桎梏。

獨逸的一位經濟學家在他的宣言中曾經說過，支配一時代的思想的就是在那個時代經濟上佔優勢的。所以那個時代的一切思想和習慣統被它們所燻染，而滿副精神都帶上它們的色彩了。

優勢階級爲謀自己的利益，構成社會的種種組織，對於劣勢階級施以宣傳，漸漸的使他們醉心於那優勢階級的一切制度和教化。這樣『人主出奴』，便使社會本來的自由完全失掉了。所謂新社會的文化運動就是要恢復自由，回到純潔的自然的精神上去。

換句話說，現社會中所講教育，道德，宗教等等，都是在優劣階級的組織之下；都是按照優勢階級的方便利益製造成功的。這些東西反而對於劣勢的階級有毒，無處不是摧殘他們，壓迫他們，束縛他們。所以這些東西澈頭澈尾，實在是劣勢階級的死敵。現在劣勢的人們在世界舞台上應當先去尋求自己本身的文化；應當努力脫免那反對方面的思想和言行；就是非拿出自己的文化和人生觀不可。故新社會的文化運動無非是拿新文化代替舊文化的一種運動。無論如何，在本質上劣勢者總要從那強制的文化中脫出來，去求獨立自由，另行建設新的自律自由的文化以發揮人類的天性。根本上就應當先以人格解放為目標，以解脫偶像為手段。

現代著名的大經濟學者說過，兩個階級因為利害衝突，以致文化也不能相容。然而兩方是否絕對不同，現在仍舊議論紛歧，莫衷一是。新文化若對於已往的舊文化絕對脫離關係恐怕不容易獨立生長吧。無論如何新的社會，當初起時，必不免容納半新半舊的文化。就是過去的藝術也有保護的必要。雖然如此，若按新文化正統論者的主張，則斷乎不容絲毫舊文化的混雜。他們以為從本質上講，完全去解放那些被舊文化束縛的精神和思想，實在就是新文化的本領。所以過去，現在，和將來一切文化的價值都應當以新文化做標準，纔可以去評判。依照新文化正統論者的意旨說來，新文化纔是真文化，過去的文化僅是優勢階級的文化，對於人類只有

毒害，沒有裨益。因為優勢者的教育乃宣傳的教育，非真實的教育；是空口說白話，去主張去勢者，那裏能算是全社會的自由教育？

然而還有一種人以爲舊文化與新文化雖然兩不相容，却不能不承認它們都是在人性根本上生長的。舊文化對於新文化固不能說沒有毒害，另一方面也不能說是沒有滋養的部分。這是調和論者的論據。但不拘怎樣，所有的舊文化，優勢者侵奪的文化，若當作惡魔看待，則非實行澈底掃蕩不可。因此，新文化正統論者批評主張新舊調和說的人們，說是丟掉新文化的根本人道的精神；說是無非要利用他人作自己的牙爪，而去剝奪人家的權利，侵害人家的自由

而已。

教育應當以養成自律自由的人格爲目的。教育不是宣傳。但歷來社會上優勢者在過去期間——現在還是——壟斷一切教育的事業，用作種種宣傳的工具。什麼教育！不都是他們中一派一系一關專爲自私自利組織成功的麼？於是乎本來自由的教育，造成人格，講究自律的教育，自然而然的無形中就變爲奴隸的教育，摧殘人格，擁護優勢而欺壓弱勢的律人的教育了。

新時代的教育所假定的根本理想就是精神解放的文化運動，人格的解放運動，倫理運動。所以這個運動必當看作新社會內理想人格的普照。

由此看來，新文化就是新文藝主義。新人道主義。這種運動一  
直向着解放而進。是向着活潑而現的路上走，向着自由自律的路  
上走。這一切的人類完全打破了總能另謀新文化的建設。

教育者固本執源。既然是要成自由自律的人格，教育者就必從那劣勢  
者，被壓迫者的觀點着想，必須徹底的解放他們，使他們可以謀自  
律和自由。這纔是把人真正當作人去教育呢。在這個觀點上，若有  
反對新文化的人，那就是迫害教育，侮蔑教育，也就是人道的盜  
賊。這種人實在是束縛人性，宣傳特殊階級文化者。

故所謂新時代的教育無非是立在人道主義上，要謀解放人類的  
一種新文化運動。

以上是新文化運動的理論。現在我們再看看實際上是怎樣。對於歐美各國暫且不管，讓我們先來分析分析日支兩國的現代教育。總括的說，兩國的教育制度和內容都和新文化的精神恰恰相反。分析來說，日本兒童和青年所受的教育不是教他們往自律自由的道路上去，而只是鼓吹宣傳，讓他們迷信神道，迷信國家，迷信傳統的老思想。由方法上講，仍然沒有完全脫離注入式的教育。一般教育家都把人格當作機械看，使他們完全聽從優勢者的指揮，變成崇拜偶像的人物。把青年的創造性全行抹殺；結果，他們的模仿能力發展了，創造能力反而隱藏了。文學博士幣原坦先生曾說：「我們大和民族的文化中模仿外族的成分特多，自己創造的極少極少。何以見

得呢？試一考察日本文明史上的記載，所有文物中只有日本字母和人方是自創的。——從這幾句話中就可以知道現行教育制度足以抹殺了。

——日本現時的教育乃是一個特殊階級的教育。它並不是打破舊倫，見到人生，解放人格，實行人道；乃專求服從，宣傳特定的信條。這種教育抱着走人的成見去觀察世界；不依自己的性格，而強從他人已經構成的人生觀念。唯其如此，所以日本文化就不能向着人道主義的正軌急速進步了。這實在是一種很可惜的事！

請到鄰國支那，其教育制度還沒有確定。如果賢明的支那人有

世界眼光，一生懸命的去努力，就不難造出新時代的教育；就不難向着人道主義的路上走，直到新社會文化的成功。不幸現代的支那教育者不能往前進步；他們忽而學西，忽而學東，反來復去，逃不出舊文化觀念所形成的圈套。況且，他們只講形式，模仿外觀，實際還學得不好。近來他們自己忘了自己是一個極貧極貧，將要變成無產無文的民族；却要去學那「財富充盈的米國」。這可見得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的急務是什麼。他們更不配懂得什麼是真正的人道主義了。



## 第二章 新文化運動的概觀

人類的歷史實在是向解放路上走着的一個記錄。幾千年以來實在是人類在黑暗中摸索所表現的苦惱的總成績。這個時期中，解放的彼岸覺得很遙遠；人道的理想也是很幽晦。僅有希臘和羅馬的文明如同「曇花一現」，却又被中古迷信的勢力所遮蔽了。即時教皇有掩蓋天日的權力；教堂有把人們送到地獄裏的恐嚇；人們只不過在神秘中糊裏糊塗瞎混一輩子罷了。

幸而後來有「文藝復興」大放曙光。人來了，神退了；宗教革命

了；政治革命了，新文化運動於以形成，社會裏佔劣勢的階級因此漸漸的覺悟過來了。所以說，近代解放運動是從「文藝復興」開始的。經過十字軍，康羅馬，希臘的文化直到新羅馬，「文藝復興」乃如「日行中天」大放光明。於是發展個性，信仰個人主義，求天性的滿足，衝破一層一層的束縛，打破墮落的宗教形骸，剷除一切個人專制的禍害都次第實現了。不觀乎自由精神湧現的近代人！赫斯和路德領袖宗教革新的運動，「赤血渲染如開河」。英佛先後大革命，Charles-Louis終於逃不了上那斷頭台。

隨後乃更有經濟的解放運動。因為經濟是人生最根本最切要的問題，不能不設法解決。自從十九世紀利用機器，生產方法改變，

各種工業發達，其結果，優勢與劣勢兩個階級愈加明顯了。社會裏日日有衝突，時局上年年要加緊。一方面有什麼安傑爾斯，李蒲刻，納希推論學說替劣勢者打抱不平。一方面有什麼斯密亞丹等等大倡自由主義，自由貿易，自由欺壓，替優勢者張目。於是兩方交仗的戰綫就延長到全世界了。

經濟解放運動和人格解放運動，都是佔劣勢的階級有了自覺心的結果弄出來的。人們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中度那種貧困的乾燥的生活，漸漸就感到人羣中的差別：一是物質享受上的差別；一是地位的差別。已經醒悟的人們對於這些差別自然不安於緘默，却要問問什麼緣故。追問到究竟，就知道這種差別是人造的，是不合理



明，和競爭上的自由主義。柏格森也曾說過：「人類經濟的發達是由於諸種器械的製造」。有了便利的工具，生產方法自然就要改變。有了敏捷的方法，生產自然加多。一七六〇年發明了紡紗機，一七六九年又經過一次改良，一七七九年又有新式的織梭製成，一七六九蒸汽機的發明，一八〇八年和一八一四年火車，輪船的發明，凡此種種自然影響到生產，使成本可以低廉，出產貨物也可以增多，用較少的運費可以把多額的貨物運送到遠方。獲利既厚，工商業各方面自然而然的就增加了活潑的氣象。因為這個緣故，資本也就越聚越多了。

在工業發達的時代，英國每年出產的鐵平均每年不過一

七，三五〇噸；採用機器後，在一九一〇年的一年中，產額就超過一〇〇〇〇噸。英國的紡紗工業在紡紗機發明以前，在一七六〇年資本額爲一，〇〇〇，〇〇〇鎊，到了一九一〇年，它的資本就增加到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棉花貿易額自一七八八年至一八〇五年間就增加了三倍。美國在一七九二年輸出棉花不過二七五捆；一九一三年的輸出額就有了九，二五六，〇〇〇捆。歐洲和英國自一九三〇年至一八八〇年五十年間貿易總額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從這些數目就可以知道生產發展的大概情形了。

這樣看來，中古時代的產業就這末着遇到一個不可免的大改變。大資本，大規模的利用機器的工業逐日發達，就把舊日小規模

的手工業和家庭工業全給壓倒了。

但這一番改變，不止爲工業界的現象，而且影響到社會各方面的組織；社會跟着也發生了變化。農業上，小農制度變爲大農制度，結果是大地主吞併小地主。商業呢，則由小本營商變爲集股公司或托拉斯，結果是大資本家壟斷各色產業。

（英國農業自從採用科學的經營方法以後，在一八一三年統計過去十年間農產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生產方法改變當然的結果，不外在工業界產出大資本家；在農業界有了大地主。產業的單位也必要脫出小村落的狹陋規模進而膨脹到大都市。於是乎政治的單位也要跟着擴大。所謂近代的國家乃

與資本主義相提攜而登場的。人類的解放史上就因此湧起了萬丈的  
激濤。

我們再從此等現象而爲反面的考察，就見到舊日手工工業天天  
衰落，小農耕地漸漸失守。失業失地的貧民若不羣集於都市資本之  
下，工場機軸之側，便不能苟延殘生。英國今日人口有四分之三住  
在都市；餘則者住在鄉間，操農業者至多祇有全國人口百分之七。  
兩百年前倫敦人口只有五十萬，現在已經加到七百萬了。

一大羣一大羣的貧民如此隨着近代的國家組織和資本主義就愈  
弄愈多。土地和資本全被優勢者所掠奪。經濟權利全落在極少數  
人的手中。劣勢者拿自己的血汗給有勢力的人們增加富貴尊榮。於

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就弄成社會不安的現象。

貧民階級成立的原因除受生產方法改變的影響外，最有力量的要素就是產業上的所謂自由主義。

按照中古的行會組織，職業必須世代相傳，不許自由改變。商品須依法規定價格，可以專賣專營。對於此等事業的學徒和雇人也有共同的限制。

固然這個行會制度要隨着封建崩壞的，但其習尚仍流傳至十八世紀。即在盛倡自由主義的英國，一七七〇年還存留着限制產業的各種法律和制度。租金，利息等等都有限制。商品質料也有規定。在此狀況之下，高倡產業自由，主張廢除一切限制而期望產業發達

的，有斯密亞丹「原富」的著作。他就主張各人爲各人的利益而活動，且爲知計劃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可以實現。所以照他講來，產業上萬般的經營都應當任憑個人自由。他這個主張乃形成以個人主義及資本主義爲基礎的經濟學，也可以稱爲資本主義的經濟學。

斯密亞丹的自由主義經過了彭森德和米爾等所倡的功利主義一番潤色和鍛鍊，國家乃正式承認資本主義的組織。正當自然科學發達和各種工具發明的時候，正當生產方法改變的時候，英國又恰恰達到所謂「德漢克拉克」式議會政治確立的時節。因此自由主義在英國能夠發展而無阻。

以講究功利的個人主義爲基礎的產業自由主義，一步一步的將

不資產集中於少數人手裏，對於貧窮的人們施以壓迫和剝奪，這是不待敘述就能明白的。現在我們從自由主義的背後去觀察，不難聽見那些被壓迫階級的飲血吞聲。

自言之，佔優勢的階級所得的那些自由，是從被壓迫者忍饑挨餓中得來的。貧困的人們不得不從事工作，但因工資太低不能維持生活時，又不得不向雇主求憐恤。遇着這個場合，雇主——即佔優勢者——往往回答道：「你們被雇的也有不承認工作的自由啊！你們嫌工錢少，不作工就是了。何必來這些麻煩？」這正如前英國的工黨領袖麥克唐納所說：「勞動者若自由了，那必是往來彷徨，忍饑挨餓的自由。」勞動者既無資本，又無工具，那裏配講自由？雇主賺

錢儲金的自由，同時豈不是勞動者忍饑挨餓的自由了麼？

生產方法改變與產業自由主義如此醞釀成功的近代貧民階級自由，八四八年以來不得不益加努力去作解放的運動。所以從前的運動都是要求自由，平等，博愛，——對於貴族和僧侶挑戰，無非受富人或中產者的指揮，雖然流血的是貧窮的勞動者。他們在優勢者指導之下全沒有自動的意識。所以這種運動簡直是富人和中產者的事業。待到運動成功，則所有政權，財權，產業等全被新興的佔優勢者所竊奪，而人生一切幸福也全被這般人所壟斷了。於是就惹起貧民階級自己的運動。

總而言之，生產方法的改變，一方面產出資本家，一方面又產

出資本主義下的勞動者。跟着產業自由主義的勃興，就有大規模的產業出現。資本集中，則無資本者更要向着有資本的人求憐。都市人口年年增加；農村事業歲歲荒廢，漸至成爲一種畸形現象。資本家僅出資本，不着手實際的工作，仍可得到莫大的利益，養成嬉遊徒食的一種獸性階級；無數的勞動者却終身勤苦，尙不得糊口，社會生活處處感受不安。於是以貧民爲基礎的各種衝突也就不得不在人類歷史的舞台上開演了。這個景况在英國是十八世紀，在歐洲大陸是十九世紀發生的。

然佔優勢者與不佔優勢者的對照雖然發生了，若謂立即可以衝突殊覺太早。他們兩方所能表現的「自我意識」，自負自信的力量實

在有很重要的任務。若沒有自覺心，恐怕就沒有什麼大衝突會發生出來。

生命的本體在王生活着的時代，不可只看做是一種自然物。因為生命達到「我」的自覺的境界，就要出乎「自然」而竟能支配「自然」。「我」就是從單純的生存權而覺悟到的自主權。於此就非達到超脫一切偶像而獨立於宇宙的境界不止。彼時之「我」曾受神明支配，受一人支配，受資本家支配。受過這些支配之餘，猶能保持它的生長力。一旦把這個「我」的自覺心投入貧民階級，而近世的被壓迫者不能不爆發而要求獨立了。試看四百年前「我」的自覺心如洪水一般的汎瀾歐洲以後，康德，裴希特，斯德奈爾，易卜生等就繼續

不斷的高唱往貧民中去，喚醒他們胸中的「我」。「我」一自覺，就要成立階級。心理上的階級成立，實際的階級纔能開始解放呢。抹殺事實的人們硬要否認階級。他們的近視眼祇看見社會上還沒有自覺自動的階級。他們何嘗明白那未曾自覺自動的窮苦階級依然存在，而且比沒有自覺自動更可悲慘呢！

「文藝復興」是把已失的個性和已失的人生去重新發揮。一切行為和思想都給了它一個新生命。舊有的事事物物再加上一種估定，評斷它的價值。這是尋求以人類為中心的生活，而謀個人主義的實現。這是從中古的教權和封建的壓迫下所發出來的一種「起死回生」的呼聲。這是「自我意識」的自覺心，「我」的發現，和生命的重新。

三百年來，那個「自我意識」經過了幾多精鍊已經達到自覺的境  
界。維克里夫在宗教界，勞克，廣梭，孟德斯鳩在政法界，康德，  
斐希特，在哲學界，斯特奈爾和尼采在倫理學界，易卜生，蘇德曼  
等在藝術界，諸如此類人物各各都有深刻的「自我意識」。於是如洪  
水一般的「自我意識」就在全歐人心流蕩起來，因而喚醒一般青  
年，創造好些解放的運動。

「自我」發展到深化擴大的地步則各種解放運動都可活潑進展，  
都可縮短時間，減少阻力。故「自我」的發展最爲根本，最爲切要。

從中古時代的黑暗中拔出來的「自我」首先是宗教的自由。求得  
信仰自由就是「自我」的第一呼聲。

的確，中古時代教會和僧侶們的「暴戾恣肆」已到絕頂了。「教皇是太陽；皇帝是月亮。」這可見政權也被宗教所侵犯了。唯其如此，所以教會得以天神一般的尊嚴俯視一切人類。

宗教到了「文藝復興」以後，果然對於自覺的人暴露了它自身的荒唐。一經抨擊，就不能站立。從此教權倒壞，而自覺的「自我」得以自由發展，自然而然的又要打破那「一人獨尊」的獨夫專政。自主自治的要求的迫切，乃釀成政治改革運動。但是這種運動至今尚未完全成功。

古代希臘和羅馬所代表的都市的國家滅亡以後，公民的自主和自治權全被剝奪。故佛國歷史家葛造在他著的「歐洲文明史」中說：

「封建制度的壓制是絕對的。」在這絕對壓制之下，人民真是逼得無路可走。

然各國大抵都經過「個人萬能時代」。路易十四所說「朕即國家」，可作帝王權能無上的代表。

路易十四統治法國，每年費用達六千七百萬佛郎，合國庫總收入的四分之一還要多，當時民衆的生活呢？農耕收入的五成三須貢入國庫，一成四須供給教會，一成五且須奉送地主，所餘不過一成八纔可自用。爲此區區一成八的餘瀝，農夫必須整日整年的刻苦自己，「披星戴月」的長期勞動。民間窮乏得不能以言語形容了。他們被逼無法，不能維持最低最低的生活，就拿樹皮草根來充饑腸。這

和支那民間現在的苦況完全相同了。路易十四曾說：「朕死之後，將有洪水之禍。」此種隱語蓋已感到政治運動的不可制止了。

要求自主和自治權收回的那種自覺心發展了的結果，就要打破個人專制。英國經驗派哲學所發揮的自由思想，盧梭和伏爾台等所倡的革新啟蒙的文學當時把民衆的思想鼓蕩得不可忍耐，竟成爲民主主義的先鋒，世運變革的原動力。

如此自覺的「自我」在歐洲十八十九世紀的政治運動中就獲得公民的自主和自治權。但此時尙未顧到財權的均平。多數人民以爲只要得到政治上的平等便可算獲得一切自由。這實在是因爲那時覺悟的「自我」祇站在經濟充裕的隊伍裏。大多數人還不知有「我」，所以

認爲只要獲得政治的自由就可以不做任何人的奴隸。

然而時勢的轉移却是很快。不久就到了要求物質豐富的時代。貧窮就成奴隸；財富便是自由。換句話說，從前不得休息的不自由到現在變本加厲的進而爲失掉飲食的不自由了。在這個時代，劣勢者的境遇全受優勢者的支配，社會裏自然就要發生各種反抗運動。要謀這種問題的解決，自然而然的趨重於唯物觀念。唯物史觀，也可以說是唯人道觀，於是不得不「應運而生」。爲物質的享受，爲人格的獨立，社會運動遂成不可幸免的運命。

上古的人類自己不知道自己，自然遊息，和赤子在母親懷抱中一樣。正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並不要求何等自由。後來世運

轉移，生活進步。一旦驚覺，發見「自我」。首先打破神明的偶像。接着又痛快淋漓的求政治自由。正在這個當兒，睜開眼來又看見階級的對峙。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榨取者和被榨取者，在在證明不平等與不自由。於是打破階級乃成必然的趨勢。經濟自由就成了這個趨勢的中心運動。階級對立雖不必專依爭鬥而解決，然人類的一「自我意識」和支配物質的欲望却充分的生長起來了。

啊！什麼是歷史？公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地主和農奴，有錢的和沒有錢的，歸總一句話就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從來就沒有心服情願的相見以禮吧！或是暗中相傾，或是露骨相殺，那裏有休息的時候！本來人類進步到獨立的境界，要依着自己的意志去支配

一切時，自然就要起爭端的。

這種自覺心的發展能夠喚起全副精神使全社會的人格解放。那就要打破優勢者拘束劣勢者的人生觀。因為社會的不安寧就要漸漸的發動學術和思想的世界了。

有人說文化是要跟着經濟轉移的。最根本的乃是經濟狀況的變革。文化的征服不過屬於枝葉的裝飾；經濟關係的改變纔是根本大道。但新文化正統論者却以為文化的轉移是社會的基礎。先要努力於前線改造而後纔配去改造社會。壓迫者的人生觀改向被壓迫者的人生觀，優勢者的世界觀改向劣勢者的世界觀；人類「自我」的自覺，那種心理上的解放運動，實在毫無疑義的就是新文化運動。

### 第三章 新文化與教育

近年來歐米各國的新文化運動進步得很快，大有達到最高極點之勢了。這是一種改造社會，實行征服舊文化的運動，可說是本著普遍的人道主義一往直前的要把人類文化建築在真的自由平等之上。現代社會上最受壓迫的乃是佔劣勢的階級。以上所述的運動無非要謀它們的解放，故可以稱作劣勢者的文化運動。歐米各國中此類運動最顯鮮明，已經組織了實際教育的體系，社會各方面無日不見這種勢力的擴充。日本都很受着些影響呢。

文化是什麼呢？我們可說文化是人類在特別環境與特別生活情形之下，使用相發展其生存權的表現。兩個利害不一致的團體，爭相存在的時候自然要演出互相殺戮的慘劇。於此就有新舊文化的大衝突。

文化和教育的意義又有什麼不同呢？教育係指活動的作爲；而文化是教育的結果。人和人的思想不同，因而社會各級和各種團體亦多相異。於是乃有各種不同的文化。這些不同的文化又跟着職業改變而漸漸遷異。例如漁獵視所漁獵的不同而更換方法；農耕視土壤氣候而配合作物。推而至於被壓迫，被掠奪的人們，一旦脫離束縛，自然就會努力的發展他們自身的文化。事實本來如此，不能隨

意抹殺。

以上所說是社會發達史的過程；那樣的文化可以說在原始的社會中已經就有了。可說是經驗或暗中摸索的結果，還不能算是什麼教育的結果。所謂由教育而產生的結果乃是高級的文化，在野蠻民族中不會存在的。教育的內容是科學和藝術，總是求向上發展的，必須給人人享受的。

科學和藝術等高級文化何自而起呢？東洋文化的代表者孔子說過：「既富加教」；又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可見教育必先起於既富且有閑暇的階級。可見文化的生長必要有閑暇，不只爲生活而努力，總得自由消費閑暇，始有文化發展的可能。終身碌碌專

爲衣食奔走那些勞動的人們很難希望創造出什麼文化來。於是只有閑暇階級纔能享受科學和藝術的生活。換言之，只有一部分有閑暇的人們纔能得着機會享受知識和感情很豐富的文化。而以勞力血汗給他們製造閑暇的人們遂成爲奴隸，農奴，雇傭，脚夫，走卒，小兵，苦力。這些人們對於此等文化反倒沒有絲毫享受的權利。『在舊文化的社會中，閑暇無非是勞動者犧牲了自己的全時間專爲少數人所造成功的。』這一句老實話真正把「此間消息」道破無餘了。

我們新時代的社會制度却應與此相反。却要勞逸平均，把所謂階級推翻，使人人都有得着教育的閑暇和機會，人人都可享受科學和藝術的生活。換言之，人人都在文化上有一份相當的享受和貢

獻；那豈不是更進一步的高級文化麼？

話雖如此說，然而如何纔能達到這個境地呢？要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從實際上着想，就是先找出我們的阻力安在。除掉阻力，自然容易進行。現代爲我們高級文化進行上最大阻力的，就是優勢的階級壟斷人類應當共有的閑暇。所以先要推翻這件事體，就是先要使人類社會上沒有什麼特殊的閑暇階級。在達到成功的程途上，可說有三種方法：（一）由贊成新社會的人組織政治，（二）提倡勞動者有組織，有規律的行動，（三）努力新社會文化之各種建設。

總而言之，要使文化進展必須去掉文化的障礙物。教育是一種力量，是爲達到新社會文化的一種動力。所以說教育的結果乃是文

化。

所謂新社會者不是憑空從地球以外飛來的，也不是柏拉圖式的「烏托邦」，乃是一個普遍的人道主義的合理的社會。新社會的文化至少是那舊社會畸形的文化所不能相容的。若以最廣義的範圍來解釋教育的意旨，那末，文化即已包括在教育之內。新教育的方法固然與舊教育的方法相似，同是向着一定目的進行的；但新的目的却與那舊的完全相反。閑暇階級的教育在所有各種社會的教育機關，自國民學校以至大學，都是以維持舊社會的狀況爲目的；而新社會的教育則以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爲目的。凡有阻礙我們達到這個新目的的事物或思想或習慣，都不惜使用強力去反抗或實行去打

破，把它擊得粉碎。舊的目的近於無意識；新的目的却表現出一個很明瞭的觀念。這就是二者的不同點。既有了明確的意識，自然可以往前猛進。所謂新社會的文化便是要破除腐朽的死文化，另行建設新文化，乃是有目的有意識的一種文化運動。這種運動在歐米各國正在那裏有偉大的醞釀。一旦成熟，必有偉大的創造，在文化史上大放光明。科學和藝術也要改變舊觀念，發揮新光輝。人類福祉必能無量增進。吾人只有努力前進而已。

新社會文化也可說是人類奮鬥的文化。奮鬥有過程，有結果。故新社會的文化運動可分前後兩段。前段，想盡方法，求達目的；後段，綜合全力謀產業的科學化和組織化。例如正在奮鬥的各國和

正在建設的國家所實行的文化運動自然各有先後，各有緩急，到末後都可以一致。這也可以證明「殊途同歸」的意義了。

新社會的組織成立了，新社會的人們就能達到真的自由，真的平等，就沒有侵略，沒有壓迫。結果成了普遍的理想的新社會。在這新社會中，就沒有歧異的世界觀；也沒有互相吞噬，排擠，殺害等等野蠻的殘忍舉動。我說在這新社會中就有普遍的世界觀，普遍的人生觀。換一句話，就是新社會有普遍的文化，有真正的普遍的教育。

按照新社會文化論者的主張，他們自然反對現代的注入主義的教育和機械的劃一的教育，而主張自由主義的教育。他們要把福洛

伊德一派的心理學和自由教育論結合起來當作基礎，創造一種新教育。換句話說，這種教育是以暗示作基礎的。因為新心理學已經承認潛意識爲人格的中核。不能指揮潛意識，即不能辦理教育，也不能算是教育。指揮潛意識的不是知識，也不是意志，乃是一種想像的作用。故教育是以想像爲起點的暗示；是以想像作用影響到人格中核的辦法。

以上所述是新教育的原理；以下再略略談一談新教育的方法。據新社會的教育論者：如英國的鮑爾氏，則主張設立孟脫梭利式的學校去教育小孩。更要採用新自由主義，新社會建設的步驟，引導國民小學的兒童，使他們自幼就有自覺心，不爲舊社會種種的偶像

所蒙蔽。教授方法務以適合兒童的興趣，順應兒童的努力所在爲最要任務。青年教育也要根據這個原理去實施和指導。舊教育的教科書制，印刷的講義制，一切注入的方式必在排斥之列。因爲這種方法只是空談，不着實際，結果就造出一般不能了解實際問題而且拒絕了解實際問題的討論階級。歷來誤事，誤人，誤國的大都是從這般討論階級產生出來的。

所以新教育最注重解決實際問題，最要培養踐實的青年，遇有問題都有努力解決的能力。平時訓練要常常促其自覺。「你自己如何設想呢？」「你自己覺得你自己怎樣呢？」「你自己教導自己吧。」遇着問題時，拿這類話對兒童講，那末，對於啓發兒童的自覺心，

不能說沒有很大的幫助。所以自由教育論者對於此等暗示極爲重視。

今日的教育界對於暗示的觀念往往以爲奇怪，以爲不合乎道德的原則。這種觀察不能不說是錯誤。鮑爾說：「暗示並不是不法行爲。暗示可以使人反省，籍想像力喚起潛意識的作用。」由此可見暗示在教育上的價值了。我們如何支配潛意識呢？鮑爾又說：「暗示是自己催眠。自己催眠，又以想像作用喚起潛意識作用。」這就是說潛意識可以用暗示來支配。故新教育極注重暗示。

新教育的施設依照什麼制度呢？我只用「獨立的新社會的教育」這幾個字來回答。

按「獨立的新社會的教育」這個名詞講來，不拘是形式是實質，都與舊社會的舊教育脫離關係。教育的全體都由新社會獨立經營。就是和舊社會的舊社會的教育也不應當相接觸。普通的大學教授僅能算舊社會的舊文化的一滴餘瀝，便要如犬一般的狂吠去擁護主人，去保全那非人道的吞人的社會。若讓這一般人去做新社會的教育事業，就無異「引狼入室」，「注毒入口」，還有不害煞我們社會全體的道理麼？

所以新社會的教育只應該由新社會來獨立經營，不能攙雜些危險的壞份子。

新社會的教育來教授什麼呢？如何來訓練呢？關於第一點的回

答就是教授內容最要先使人有自覺心，先使人有新社會的意識。

鮑爾說：「與其教給青年兒童好些抽象的空虛信條，莫如教給他們人類奮鬥的歷史和新文化的意義。」但能受這樣教育的在現時不過是很少數幾國的兒童罷了。這些兒童恐怕是最有幸福的了。

如何來訓練青年兒童呢？明白的說，被壓迫，被掠奪的人們生來就有抵抗權，有防衛權。總得教兒童明白收回這種權力的必要，教他們自覺是人。既然自覺是人，若有拿非正義，非人道的手段相欺凌者，自然會努力去抵抗。但現代教育却正與此相反。米國的「現代學校聯合會」舉行第五次大會時，有演講者說：「國家教育的普通組織對於個人先傷害他的精神，在兒童時代尤甚。」他又說：「普

通的學校兒童都被教師用維持現況的那一類教科書，強行注入宗教、戲曲、迷信等思想，就把五六年的大好時光消磨淨盡了。幼年時期的毒是很難得拔除的。專拿博愛和正義作口頭禪的人們，無論如何總沒有法子引導他們到人道主義上去。」

烏利亞納伐女史是主張新教育最有力的一人。她說：「教育兒童應當按照生活必需的事情去努力。因為現代的青年男女必須在新社會中討生活，所以新社會的教育最爲必要。」

## 第四章 新教育的實施

前章既已把新文化的大旨論述明白，今再進一步說明它和舊日政治經濟上所謂社會主義有何不同。從前它雖和後者有同樣的淵源，到了現在却像牡丹花生長在穢土上似的富麗得多了。它的任務是追求自主自律的人格，培植人道主義的人生觀，使全教育解放。公之於全體民衆，且提高人類向上的精神。換句話說，新文化乃是廣義的「文藝復興」運動，斷不是舊日的所謂社會主義。

### 新文化運動可分前後兩期

## (一) 改進時期

(甲) 在政治範圍內由新人物自己執政。

(乙) 在經濟範圍內由新人物自己努力，奮鬥。

(丙) 新社會的教育獨立——打破腐朽的舊思想和舊習慣，極力提倡新文化而望其實現。

## (二) 建設時期

(甲) 在政治範圍內建設新社會的政治，防止反動的勢力。

(乙) 在經濟範圍內滅絕非人道的組織及主義。

(丙) 建設真的普遍的文化。

從上列項目看來自然以前期爲最重要；而在政治，經濟，教育

三項中尤以教育爲最有力量，最有研究的價值。鮑爾以教育爲所有運動的各方面的路燈。就是主張那狹義的純粹經濟性質的行會主義者，也說一個主義在本質上無非是一種教育運動。有人謂「舊社會的死灰或者能復燃時，就必有新人出來獨自掌權」。可是，這些死灰之中，物質的舊式武器較易於撲滅，心理的舊式武器最難消除。教育事業的重要，由此可知了。新文化運動若僅僅在政治經濟方面努力，那末，和舊日的社會運動有什麼區別呢？豈不是和十七世紀英國人一樣或十八世紀佛蘭人一樣嗎？豈不是很容易招些復辟的舉動，徒然使熱心改革者大灰其心嗎？所以新文化運動最要注重新教育，最要注重精神方面的鍛鍊。心理的革新就是新教育的特色，也

就是新教育的無上利器。

但是這種新教育並不是「八八六十四」的一個呆板的東西。它是各方見效而善於隨機應變的。你若不信，請看它的步驟：在改進時期教人努力自覺，努力奮鬥；到了建設時期則求完成普遍的人道主義的文化。

新文化的解釋大體上可有四種：

第一。奮鬥的文化。

第二。新社會的思想。

第三。真的普遍的文化。

第四。免除一切支配的文化；就是沒有拘束，人當人待的文

化。

主張新文化正統論者把這四種觀點分析考察，所得的結果是以前兩項更爲緊要。他們以爲努力奮鬥和新思想就是新文化運動的最重大事件。這樣的主張實在是淺薄，不甚澈底。第三項所稱「真的普遍的文化」實在就是新社會的文化，結局應該是人類解放的文化。所有人類生活的各方面都達到解放的地步，纔是廣義的「文藝復興」。如此，所謂教育運動，文化運動，都成了改造現世的動力了。

極端的新文化論者說，舊社會的文化全是毒質，和新社會的文化不但不能並立，而且不許有絲毫的混合。並有人說：「在那一方

的文化對於我們都是仇敵。」又有人說：「新舊不斷紛爭是當然的事實。有人說『利己友愛』對於那個仇敵是萬沒有成立的理由。」所以按極端論者的主張，非待舊文化已經掃除一空，不能說新文化完全成立。但如果這樣做下去，把過去的文化一筆鈎銷，恐怕所謂新的更無從成立。就令勉強認爲成功，那就不知道要達得何等「支離滅裂」的地步了。爲免去這種貧困現象起見，有人主張無妨在一定限度內對於舊文化給以相當的容納。這樣的人說，這正是輔助新文化進行的步驟。不但不加以毒害而且能供給許多滋養的成分。然又有一派論者，因爲舊社會所有的罪惡都是憑藉過去的文化造成的，於是不惜犧牲必要把它掃蕩淨盡。這一派說：「爲改造而經過經濟

的變化，得着物質的損失，是不可倖免的道理。就是精神或文化蒙受暫時的損害，也不是稀奇；恐怕非如此不能另闢一條新路徑吧。」

新文化正統論者實在不惜犧牲而重視創造，可見一斑了。貧苦的勞動者和所謂知識階級的人士相比，其創心雖屬甚劣，但若給與發展的機會自然可得相當的效果。同是人類，決不能相差甚多。今日所以大相懸殊者，只不過因為機會不均等而已。雖然如此，進化是很慢的。文化的進行更是慢了。蘇聯的文化有些不能說不是舊文化吧？不拘正統派如何反對，教育委員魯納加斯克一流的人仍然堅持「保存」的主張。魯氏曾說：「凡舊文化不盡是惡魔，還有應當

採取的部分。『爲要建造新屋而把一切古宮殿全都拆壞未免太過分吧？』又說：『我們不保存我們的古代紀念碑是不行的。爲什麼呢？因爲這些寶物可以告訴我們古代過去的文明。』他聽說克麗慕林宮被燒的消息，懊惱之餘竟要決行辭職。列寧也說現時有容納半舊文化化的必要。他在「蘇聯當今之任務」一文中曾說：「我們的改造運動現在已經達到一個特殊的段落。在這時期，必要使奮鬥的形式和這特殊的狀況相適應。各種科學和技術不由專門學者來引導，新文化就不能進行。然養成專門學者的環境，勢必屬於新社會。」

在這樣爭論上，兩造或者有相當的理由。但新社會的文化精神本是求人類的解放，內容本是創造的。要提醒人類的意識，決不能

像那舊文化的內容含着多量毒質。我們若定新舊的優劣，只看那一方面含着普遍的人道性就可以判斷明白了。舊文化自然不當絕對否認。單就科學來說，在新文化上它就有極大的積極的功用。加以改造，而且把供給優勢者轉過來供給劣勢者，就足夠了。

總而言之，新舊文化並不是冰炭不相容。依著者推測，將來的文化應該是新舊調和，造成半新半舊的文化。新文化論者無論主張如何的潔癖，在實際上總難逃脫這個推斷。因為文化是由人類歷史推移而生的，相沿相革而始得進步的。努力，奮鬥，犧牲固然都是很要緊的，但我們處處必須腳踏實地，通達世故，決不可亦決不能憑空起樓閣。

就有下列特點：

現代教育和新精神相矛盾的地方很多。日本土田杏村氏的分析

(一) 爲求獲得受教育的機會必有經濟輔持。貧苦的人不但自己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並且他們的子孫也很難享到這樣的權利。教育機關無論設立得怎樣多，教育綱目無論制定得怎樣完備，享受福澤的只有優勢階級。知識便成了它們的獨佔品。

(二) 受教育的人在學校時代並不執行勞動勤務，在社會生產上顯然是一種損失。

(三) 在校與出校期間全然劃分。由社會方面觀察，學校好比

機械製造所。出校時期就好像機械完成時期。

但人們一旦離開學校，社會上又不再給與教育的機會

了。

#### (四)

學校只為學校構成，教育只為教育而設備，具有組織化的目的。又按照這個目的去支配一切教材，選定教法。

所以受教者的創意心和學校不能發生關係。學校和社會不能發生關係。學校自學校，社會自社會；這是現時普遍的現狀。

#### (五)

經營學校，需要巨大費用。擔負這種費用的是社會上的人人，而獲得教育機會的只有少數「身家清白」或有錢的

家庭。不但如此，這些佔優勢的人們還要支配學校的教育方針和民衆的教化政策。所以學校是專爲它們而設的，這就是他們最有力量的宣傳機關。

這樣看來，現代教育實在是一種不調和的畸形的制度。若要改造，只有努力把它扶得端正。換言之，新時代的教育應當公開，應該施行普遍的民衆化。

一九二七年八月再版

實價一角半

著者

澤柳清子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北京東皇城根  
上海四馬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